

# 《双燕》母体与景点改造

何良京

经月湖景区管委会等有关部门共同努力，参照著名画家吴冠中经典名作《双燕》打造的“花屿双燕”，眼下已成为宁波一处新的景观。今年春节，不时有市民和外地游客前往网红点“打卡”。两年多前，笔者在《宁波日报》四明周刊上发表过题为《“双燕”飞过“杨柳树下”》的文章，文中呼吁借名家名作的影响力，把《双燕》图的母体，按原先模样予以改造恢复，讲讲这个人名作发生在宁波的故事，进而扩大阿拉宁波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如今愿望成真，开心自不必说。

月湖新景点“花屿双燕”正式推出后，从社会各方的热烈反响来看，这次改造复原无疑是成功的。尤其对“老宁波”而言，更是触发了他们浓浓的家乡情结和满满的自豪感。对年轻一代乃至新宁波人而言，说不定也有一个意外惊喜：想不到自己居住的城市，有这么一处堪称典型的江南水乡建筑。

然而，在众多叫好声中，也有人流露些许遗憾，认为改造后的实景和画作相比，有不少差异。譬如，现在的主体建筑外墙没有涂刷成和画作一样的白色，柳树不够高大挺拔，建筑外貌没

画作简洁等等。不久前，笔者在观景台前碰上外地某高校教授。那位教授观赏后发表感言，基本认同上述说法，认为“双燕”景点和画作存在不少差异，她觉得如果能完全按画作来改造，或易地打造一处“双燕”新景点，让游人到此一游，拍照留念做个“画中人”，效果可能会更好。

人们对艺术的判断完全可以见仁见智。笔者也认为，改造确实存在遗憾，但问题刚好相反，就是改造似乎过于屈从画作了。

齐白石对画作审美有一个精辟见解：“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笔者对“似与不似”的理解是，画家在创作时，应该“成竹在胸”，即心中有一个画面的基本母体，完了再根据自己的学识修养来进行艺术表达。初学者见猫画猫，见狗画狗，但像吴冠中这样的大家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对画作母体的理解，不仅包括具象的描绘，更有对母体精神内涵的抽象提炼。上面说的“似”，通俗的说法就是“像”。《双燕》能让老宁波一眼看出它是“湖西河柳

树下”，就已经达到了“似”的标准。可严格来说，《双燕》画面与作品母体仍有很大差别，这就是“不似”了！正是“似与不似”，成就了作品的经典性。作品母体是单一的“杨柳树下”，可吴冠中的“胸中成竹”却是江南水乡的特色民居。不一样的诉求决定了作品的格局高下，显然吴冠中《双燕》追求的不仅是形似，更有神似。如果一味追求形似，画作能比得过摄影吗？所以笔者认为《双燕》图大获成功，正得益于此。

上述无非想说明一点，当年的“杨柳树下”或“花屿双燕”只是《双燕》图的一个母体，仅是画作的参照对象，而不是作品画面内容的翻版。正是鉴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认为现在的改造中，还有不少屈从于画作之处，如最大的不同就是河埠头。原来的河埠头是单向的，不像现在这样是开放式的，这完全是图中的模样。还有原先的大柳树紧靠湖边，且呈倾斜之态向着埠头，所以它还能给在埠头淘米洗菜的居民遮风挡雨。当然我们也理解，

由于场地狭小等限制，作为画作焦点的杨柳树，能栽成现在这样已经非常不易了……

还有，如果我们把主体建筑涂抹成画作那样的白色，把外立面按画作极简的线条做整改，那还会有曾经沧桑的模样吗？她还会是《双燕》的母体吗？再进一步推问，如果把基本样貌都改掉了，那“杨柳树下”还能称为《双燕》的母体吗？如果不能，那《双燕》图和月湖和阿拉宁波还有什么关系呢？笔者据此认为，如果能原汁原味地保留母体的本来面貌，不仅能给看图观景者去体会画家的想象力，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对画作“寻根”的好奇心，当然，更能激发出阿拉宁波人心中的自豪感！

“花屿双燕”造景的成功也给我们以启示：千年月湖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当年在月湖边上或辛勤耕耘或风花雪月过的人物有贺知章、王安石、舒亶、王应麟、史浩、吴潜、袁楠、范钦、全祖望等一大批诗赋大家、名臣贤相，他们属于国家级精英，倘能把他们留在月湖边上的种种痕迹加以挖掘整理，发扬光大，我想不惟对月湖旅游发展，对提高整个宁波的城市品位，都是利莫大焉。



《大妈的世界》海报

最近一口气看了二十集电视小短片《大妈的世界》，真是酣畅淋漓，哈哈大笑！很久没看到这么简短有趣又富含社会讽喻意味的片子了。

《大妈的世界》由经典版《西游记》里“玉兔精”的饰演者李玲玉主演。当年她在“天仙收玉兔”那集中的表演光彩夺目：不仅一人分饰玉兔和天仙公主两个形貌相同、性格迥异的角色，还在剧中展示了杰出的歌舞才艺。日销月铄，三十多年过去，昔日红颜绿鬓的妙龄女郎这次在《大妈的世界》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妈”——王于田是她所在的樱桃小区老年舞蹈队的队长，手下有一群和她年龄相仿的退休老人。其中和王大妈关系最好的闺蜜是一个叫杨得瘦的大妈。杨大妈由《欢乐颂》中“曲筱绡的妈妈”穆丽艳饰演。两位演员在该剧中一嗔一笑、一言一语，妙趣横生，堪称珠联璧合。

日前播出的是《大妈的世界》第一季，共二十集。每集时长只有五分钟，独立成片。然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得观众“根本停不下来”。一个个小故事基本是以荒诞喜剧的形式针砭时下的某些社会现象，让观众在忍俊不禁中有所感悟。特别精彩的几集，达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叫人着实佩服编剧和演员的水平。

较为“另类”的是，这部片子的主角不是什么俊男美女，而是清一色的大妈。时下影视界的风气，多为小花旦、小鲜肉霸屏，不管有没有演技，先给你看个颜值。《大妈的世界》则大胆突破，让两位“60后”女演员担纲。此片一出，很多观众带着赞叹惊呼：“终于有人关注老年人的日常了！”这部系列短剧的确以老年人的生活、情感、思想为主要内容，但也和他们周围的年轻人、中年人息息相关——谁家没有老人呢？这些老人们身上都有故事可以挖掘。之前有不少人对“大妈”们抱有偏见，觉得她们跳广场舞抢地，商品打折抢购，坐公交车抢座等，甚至有部分电视剧，将“中国大妈”的形象刻画成刻薄、碎嘴、多事，没有教养。该剧颠覆了这些负面形象，以诙谐幽默的手法展现了大妈欢乐搞笑的晚年生活。她们虽然已经退休，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 短片里的谐趣和讽意

冷枫

虽然年过六旬，依然思维敏捷，情感丰富，精力旺盛，智慧过人……

《大妈的世界》一集一个小主题。每个小主题都紧扣社会热点：不良商家推销保健品，欺诈骗老年人，大妈们非但没上当，还用共享经济的思维“压榨”推销员；大妈们要做新队服，为服装颜色的选择踌躇不决，结果发现自己的生活“被大数据偷窥”——你说一句“西红柿炒鸡蛋”，手机里就推荐红黄配色，你说一句“斑马”，就推荐黑白配色，人们为了让孩子考上名校，不得不“鸡娃”，子女们督促老妈考上国际老年大学，也出现了叫人哭笑不得的“鸡妈”；杨大妈嫌弃女儿老是买“辣条盲盒”，嘲笑年轻人消费缺乏克制能力，又好奇心切，明知是商家伎俩，仍会被所谓的“隐藏款盲盒”吸引，一个劲地买买买。但遇到她自己，则有过的无不及——大妈们买“鸡蛋盲盒”买到连鸡肉都涨价了……我以为以全季刺激性最强的是最后一集：王于田大妈被困在一家无人智能超市里。为了能从里面出来，她被引导着去关注各路花里胡哨的APP号，还要下载各类目繁多的APP，全面展现了当下互联网上的套路，看得人拍案叫绝——真是大荒诞主义了，也太现实主义了！

《大妈的世界》反映的不是人们想象中暮气沉沉的老人，而是一群活到老、学到老、完全有能力和崭新的生活接轨，并在这个快节奏高效率的数字时代中和各种奇怪现象斗智斗勇的老人。她们努力让自己融入科技指导下的新环境中去，努力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该剧未作任何前期宣传，低调播出，但短短几天就吸引了无数“自来水”。这些“自来水”中很大一部分是“大妈”们的子女辈。所以说年轻人其实也蛮喜欢这类以老人生活为主题的优秀短剧。他们和笔者一样，期待着《大妈的世界》第二季早日播出！

# 窗门：精美的“木锁”

应敏明



明式窗门



清代窗门（应敏明供图）

## 鉴赏与收藏

我收藏的老物件，花样繁多，字画、瓷器、家具、竹木牙雕，不一而足。但我的书桌上，始终搁有一对明式暖窗窗门，我既把它当作镇纸使用，又不时地拿来把玩，甚至捶捶腰背。玩久了，这对原本就包浆醇厚的窗门，透出微微幽光，吐着丝丝清香，摸上去有丝绸般的质感。

有时候，器物真不在于于贵贱，一旦与人产生情感，便宜的也显珍贵。有个成语叫敝帚自珍，意思是家中一把破扫帚用久了也会当作宝贝。这对窗门放在我案头二十余年，日日相处，如同故友。

这对窗门出自清中期，却保留了明式形制，楠木材质，长圆柱形，长28厘米，直径3厘米，上头雕狮子，下端雕龙头，身竹节工。龙头古意盎然，竹节工艺雅致，狮子憨厚有趣，门子形制隽永。

这对窗门是有点来历的。宁海越溪乡的大宋老信，是当地“跑地皮”高手。20多年前的一天，我去他家，进门就被这对小东西吸引，拿上手后就像被粘住了。大宋老信见我欢喜，就以300元的便宜价让给了我。拿回家后，我把这对窗门置放在书桌上，时不时拿在手上把玩。我很好奇，这么漂亮的窗门出自哪里？它该长在怎样的窗子上？带着好奇和疑惑，大宋老信带我去宁海古村落管岙，

这对窗门他就是从这座古村一座老房子里收来的。

管岙村距离宁海县城有15公里，村子不大，近200户人家。明、清两朝时，管岙人在外有很多田地，还开了店铺、钱庄，曾有很多条商船往返于上海、福建等地，可谓富甲一方。更可贵的是，这么一个不大的滨海小村，当年曾有植桂、引之堂等5座明清书院，足见村里儒学文风之盛。走进该村，沿着石径小巷，但见一座座古建筑青砖黛瓦，错落有致。围墙上有着精美石窗，院内大都雕梁画栋，很是漂亮。大宋老信带我走进一个建于清

中期名叫紫来堂的合院，门闾砖雕精美，檐角飞翘，很是气派；道地红石板铺就，院内两角各放一只太平缸。走进房屋，但见柱子厚实周正，斗拱、月梁、牛腿等雕刻十分精到。中堂两边是东西厢房，东厢房的老窗已遗失，用铝合金窗代替，西厢房的凉窗和暖窗都在，暖窗上的窗门，与我收藏的这对一模一样。显然，我收藏的这对，当年就装在东厢房的暖窗上。可惜，这座管岙没有气派的老房子，20年前毁于一场大火，唯留下门闾和整齐的石板道地，见证着当年的辉煌。

作为窗户的重要构件，说窗门一定要说说窗房。有人说窗房是江南建筑中最为旖旎的风景。古人谓

“浓绿锁窗闲院静，照人明月团团”，在风轻云淡的夏夜，想那半窗斜月，映着满园幽景，那是何等怡人！江南四季分明，民居院内的木窗子也按季节的要求，设计有凉窗和暖窗。窗子都有两层，里面一层凉窗，通常为格子窗，比较轻薄，横向推开或闭合，平日关着的时候居多，光线和风能通过格子进出流动；外层是暖窗，暖窗白天打

开，晚上一般会插上窗门关闭。晨起打开暖窗，人站在窗内向外一推即可。暖窗朝里一面工艺精美，推开后，美好的一面就向外呈现了。暖窗较厚，上半部是格子，下半部为木板，木板上有花板，还竖着一根窗门，夜晚关窗时，将窗门一拉，门住窗子，室内就成为封闭的安全空间。明代与清代的暖窗风格各异，业内人士一眼就能辨出，清式暖窗格子丰富，格子间镶嵌有花结，窗门不光雕工精美，有的还会镶嵌琉璃珠。明式的暖窗，格子简单，大多为豆腐格，但窗门满雕的不少，刀法古拙，极为出彩。

我收藏的这对明式窗门，可说是紫来堂木件孤存。幸亏我当年去管岙时院子还在，西厢房这对暖窗还在，让我窥见全貌，得以解惑。紫来堂系清代建筑，但暖窗上面的豆腐格和下面的木板，隐约可见朱红色的漆痕，木板上的花板雕戏人物，最夺人眼球的自然是这对明式窗门，它们身上留下了多少代人的“基因”，哪一天人类发明出时光机器，照一下这对窗门，曾经抚摸过窗门的人们就会一一呈现在你的面前，那该多么美妙啊。

# 读《云屋竹林》

赵安炉

《云屋竹林》是一幅画的名词，此画尺幅不大，四尺三开，整幅画的构图，几乎是长镜头拍下的一个画面，截取山中一景：竹林、老屋、峰峦、白云、飞鸟……

看画与读画是有区别的，看一幅画，大致瞧一眼就够了，而读一幅画，则需一处一处慢慢欣赏其中笔墨的精妙。我喜欢自下而上一段一段地读，仿佛是读一本书，慢条斯理地一页页翻。茂密竹林占据了《云屋竹林》大半幅画面，林中无杂树，满眼皆是竹。画面底部依稀竹枝的影子，这些竹枝长短不一，粗细各异，斜直有度，再有大大小小的山石罗列其间，疏密得体，枯湿相间，错落有致，单单这一小块局部，便能窥视到作者娴熟的笔法和精巧的布局。

一幅摄影作品，须有一个明确的主体，而且只能是一个主体，主体一多，便无主体了。主体所处的位置，应该遵循黄金分割线的原理，然而，陪体只能烘托主体，绝不能喧宾夺主。《云屋竹林》的主体应该是竹林穷尽处的老屋，那么，花费大量笔墨的铺垫可谓用心良苦、独具匠

心。主体老屋，或许是古村一角，然而，这三五幢老屋都以虚化的笔墨作了交代，唯独一间老屋的半堵墙和墙头上的翘翼探出了竹梢头，并以较浓的笔墨作了写实，“屋翼”恰好位于整幅画面的视觉中心，极具视觉冲击力，这便是此画的点睛之笔。

第一眼看到这幅《云屋竹林》，是在朱开益老师画室的墙壁上，首先映入眼帘的也是这个屋翼。无论是一件摄影作品还是一幅画，画面中总有一个特别吸引目光的聚焦点，这个焦点，便是主体，亦是整个作品的灵魂。

屋舍间有树，疏疏朗朗，寥寥几笔，若隐若现，露出屋舍的树，是柏树、银杏、梨树、栗树？叫不出名，是那种高大的乔木。一个村庄在村口几乎都有一棵大樟树，屋前屋后植些梅树和梨树亦是常见的。画面左侧屋前的树，用了较多的笔墨，从形态上看无疑是梅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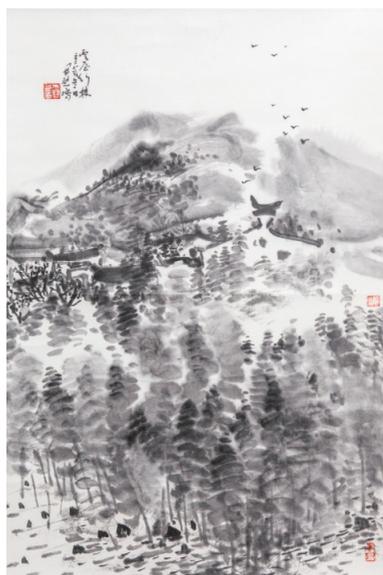
屋后是山，薄雾笼罩，朦胧中依稀能见茶园和耕地，阡陌间不时有小灌木点缀其间。山间白云雾重，萦紫绕绕一直与天空相接。山水画中的远山几乎都是写意的笔法，此画的远山，与天

空中的云雾搅和在一起，朦朦胧胧，是山非山，是云非云。一群鸟恰好从村落上空飞过，从队形上看应该不是大雁，鸟群分三组，每一组三只，前后高低，错落有致。

落款位于画面的左上角，亦是淡墨的草书，取法高古，既有孙过庭峻拔刚断的精妙用笔，又有怀素的瘦硬圆通、奔放不羁的“屋漏痕”。

记得几年前，朱老师在留耕堂搞过一个书法展，他把画的构图结合到书法作品中来，一幅作品以一个字或一组字为一内容，以草书的笔法无限放大，或缩小或拉长，似乎是一幅画的主体，然后，落款处配一句诗、一首词或一段白话文，在空白处形成一个块面，空间布局极有创意，留白有奇趣，远远观之，几乎是一幅水墨画，别开生面，令人叫绝。

原来设计厅壁挂一幅镜框画，可惜《云屋竹林》是竖式的，只能裱成立轴挂于书房，如



朱开益 国画 《云屋竹林》

此也好，茶余饭后时常在画前细细品读。水墨山水，自有一股清雅之气扑面而来，山中之景似乎是一个世外桃源；夏日的夜里下了一场雨，清晨雨霁，空气清新，山气向上升腾，山间云雾缭绕，大片的竹林尚未醒来，藏在竹林深处的村落笼罩在一片云雾中，几乎能听到鸡犬之声扰醒了寂静的山村。